程志

程志目録

程志卷之一

籲録第一

程志卷之二

東見第二

程志卷之三

懍録第三

酢録第四

語輯第五

程志卷之四

洛議第六

程志卷之五

師訓第七

程志卷之六

入關第八

己巳録第九

語輯第十

程志卷之七

元承編第十一

程志卷之八

迪録第十二
孚先録第十三
師説第十四
程志卷之九
餘言第十五
程志卷之十
德行第十六
問者曰程氏夫子有遺書矣子述程志也何居銑曰代僞存真也高虚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之犓使二夫子

之道淆其淋謝之罪與鮑氏而下何議馬是故太子之道仁也敬其業也銳竊取鄭氏門人之意曰志欲為孔氏其必由是而基惡乎謬

問者曰何以法純公曰言取其達行取其仁夫靡文殺理刻節傷恕至哉夫子之學也湮亡故訓所明者意行亡枝蔓所循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忘己而絜衆儺者贊其忠信碩者詑其德有宋以來斯人而已

問者曰何以法正公曰正夫學至宋而支是故易含文而浚畫治外道而術數學畧散而飭文心離事而求體道析於理氣煩訓散經約哉夫子之學也釋經不泥見奇不問激者合外内之道也理性即命至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可賤可難矣非君子其孰能之

嘉靖甲申秋七月庚辰後渠崔銑謹書于鷄鳴書舍

程志卷之一　　　　　　崔銑校編

籲録第一　　籲李氏字端伯皆[illegible]先生語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禅學者

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

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

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令有人心得識達所得者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患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

答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巳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巳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巳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巳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巳不是與巳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巳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頤曰此學不知是本来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来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

傳燈録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盖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内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内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内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

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

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 一本云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

無所用力處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邅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

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去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是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卦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

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為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宗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

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顧問每嘗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佗人日履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唯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

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顥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盡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為恕終必恕矣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為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巽仁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生之與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

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

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

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

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

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

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

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

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

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

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忿懥怒也台怒為難台懼亦難克己可以台怒明理

可以治懼

程志卷之一

程志卷之二

東見第二　　呂大臨字與叔東見二先生所録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明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正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

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旣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

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明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

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為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

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君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得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馬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

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含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

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明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明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

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

令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明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唯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欿然而

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
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明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
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眹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
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
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

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必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而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盍各言爾志子路

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
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
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致知在格物格
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為非心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
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為一安得有二至於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
異不可小了他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
為小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

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
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
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
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
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
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縣在空中㕥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摸佗別道理只為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悵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甚

則才卑德薄無可柰何佗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
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
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汚隆清談
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為害卻只是閑言談又豈若
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為此學而陷溺其中
者則既不可回今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
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為之矣
要之決無取其術大槩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
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
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

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爲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佗本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些秉彞又殄滅不得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彞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

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
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
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為得天真是所
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為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
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
得處佗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
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
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
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

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為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没人去裏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為不足治要逃世經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一箇鬼神為說

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為人驅過去了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

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為主三更常有人喚習也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

遠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爲昔亦有襟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

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要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将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来則他處不容參然在心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来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

灰豈有直徹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知周天
地爲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
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
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
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
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
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有閑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
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

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
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敗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
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
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
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
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
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
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叅政
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為人

所阻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邀但微順人心事令諫不顧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為天棋其目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萃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西京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

當言職若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瑣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訐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唯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聯來諸君蓋未免此尚如是為則是為已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

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艷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

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佗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

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絶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擧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佗善未著故不自擧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佗惡未著那誅得他擧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

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来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

即是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胷便可見打摞了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為善亦須實有諸已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

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

得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

終敗事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来生生

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

昏推不得不可道佗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将

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放這

身来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

知此去佗身上起意思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

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公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兗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

塊玉来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
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
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来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
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
物故易以成就令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
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雖人理皆盡然尚
以些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
少巧僞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
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

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為自家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惑者鬼神轉化佗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

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

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

右逢其原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甚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是天来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道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梧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洶湧遂柰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學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闘恃此中國之福也

不愧屋漏便是夾持氣象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盡神妙須盡研窮此理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柰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佗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

且中字点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
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
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
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
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
可知佗藏府只為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
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
仁祖不荅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
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

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荅不覺
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
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蔕
底道理人脉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
然匀長故於此視脉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
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
知至如人為人間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脉如何
行動腹中有多少臟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
有多少家活屋舍彼人問著巳不能知卻知為不

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果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没底背在上故為陽胸在下故為陰至於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稱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

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行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加獮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為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

蕃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而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則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

荅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

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禮志卷之二